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二十回 通訊

仲堪久與珍娘別。綠波新漲，交戲游鱗，紅雨亂飛，枯棲啼鳥，身段輕便之趣，口脂私語之香。仲堪略述太守語，珍娘曰：「奔則為妾，載在禮經，當時急出火坑，是以不求媒灼。太守雅意，司馬熱腸，定分正名，何等鄭重。儂當晨修家報，為語平安，不必及武家事。倘老父未經返浙，必能逐汽軌而東也。雖屬卑官，略知大體，惟屈公子拜倒丈人峰耳。」仲堪矮屋積勞，軒呼泥醉，枕同一覺，衾冷半牀，蓋縷縷晴煙，迎朝暎作深碧色，珍娘早拂箋磨墨，振筆直書矣。書曰：「父親膝下：長途篝火，魂夢猶驚，六載樊籠，至今始能飛出，援手之力，皆侯官沈公子也。季芊鍾建，既涉嫌疑，徐淑秦嘉，應成眷屬。惟念一弱女子耳，作嬪他姓，禮許歸寧，瞻望嘉禾，並門楣亦不復省識。矧父親遠遊已久，浮沉宦海，出入書叢，近狀又復奚似。每一憶及，恨不飛還女年十八。父親正五十有九，詩懷酒興，是否如前，庶母弄璋，弱弟業已八鬢，倘能輕攜杖履，一笑游梁，則昨夜洞房，交輝燭燭，父親可躬操昏主矣。釵荆裙布，依樣安貧，決不忍千里外向老人索恭妝費也。沈公子以禮部試寓閩館，通訊於此較便，肅介頤福，並致意庶母、弱弟。」

繕畢，持交仲堪，仲堪曰：「字面紙上如此軒昂，不愧女相如矣。」盥漱後即以書付太守，太守遣乾役馳驛赴太原，限七日還報。櫛風沐雨，苦效奔馳。送水迎山，敢嫌迢遞，珍娘心已大慰。但冀大椿無恙，得以常資蔭庇，雖睽違南北，不決句可以通訊。況仲堪得邀一第，聯翩直上，宦轍安必不晉，因之撫衷望遠，縷指計程。仲堪屢笑其癡，而珍娘仍自若也。噫嘻，吾於是為述得信之楊老。

蠡湖舊族，鶴渚故鄉，楊老曾食餼於庠。衫毡年年，飄零處處，青燈黃卷，徒老年華，荆人陸氏僅一女，小字珍娘。麗質天成，慧根夙種，夫婦固視為枕中鴻寶者。楊老不得志於有司，恒自歎曰：「大丈夫當自立謀生活，安用毛錐子為哉。」遂摒擋一切，納粟為縣貳，雖分省在晉，尚濡滯不願遽赴。既虞道遠，巫臣之盡室難行。復慨位卑，淵明之歸田不得。詎料戊戌政變，繼以庚子，陸氏又駭鸞而去矣。珍娘年只十二，不能料量米鹽事，糝累葛藟梯牀枯楊，納一妾曰云云，逾歲得舉一子，楊老忽動宦興，腳靴手版甘為五斗米折腰。一舸輕舟，沿楓溇閩航而上，小孤山色，汾浦潮聲，又添卻許多詩料矣。漢江東望，盡是車塵，未至晉西，而群盜盡劫所有去。

云云保護幼子，無暇再顧珍娘。楊老於迷罔中，亦未為珍娘籌趨避法。冷風荒草，暗月疏林，珍娘卒不得脫。於是緣老麻以鬻於武氏，當日搖旗吶喊，為群盜助威者，老麻亦與是役也。楊老竄匿樹從，盜去始復出現。輕鶯無恙，雛鳳仍清，行李蕭條，而告身尚在行篋，惟此一朵女兒花，竟被狂飈所吹折，中郎感慨，何以慰情，太衝詠歌，可曾托諷，乃赴縣請緝。而仍率云云、幼子行，瓠落一官，薪勞三載，忽忽無善狀。徒設馬融帳，傳伏生經，借供客中之薪米而已，然於珍娘未嘗一日忘也。

六飛西狩，道出太原。豆粥素衣，已非昔日，撫晉者派楊老料理供給，尚方玉食，出自天廚。而閩覽弄權，輒能化神奇為臭腐。其餘窮奢極欲，令人不可向邇，楊老曾有遊仙詩以記其事，句云：

火棗交梨久厭觀，紫櫻桃熟蔗漿寒。銀刀細擘麒麟脯，王母今朝進大餐。

亢壑年年羽化遲，華陰深處有誰知。彭篋斟雉尋常味，飛詔東瀛彩紫芝。

天星一角酒旗開，甘露金莖味妙回。西域葡萄新釀熟，璇宮快試夜光杯。

侍宴蟠桃樂奏終，霓裳曲散舞台空。仙家也厭宮牆笛，譜入留聲機器中。

楊老俟鑿鑿趨潼，始行竣事，上游敘績，委權絳縣縣丞。棒檄毛生，居然色喜，從此可拋卻青氈況味矣。云云又弄一瓦，牙牙學語，亦是可人。回憶珍娘，天人永隔，特不知臨風雜燕，猶能弱羽差池否。起徒係帛，難到上林，便許還家，已迷故道，花晨月夕，往往托諸吟詠。來絳已兩載矣，瓜期既屆，梓夢轉溝，鱸莖張掾之思，鮭菜庾郎之趣。盈宦橐者二千金，種竹蒔花，盤桓三徑，自計尚堪溫飽，何必再從蓬海中討生活哉。整裝進省，卜一廬以棲宅眷，而遂初之志，竟不可復遇。人償雲約，我足山資，竹桁藍衫，松枝烏帽，楊老洵知足不辱哉。會大府批牘未下，始遲遲以待，忽傳薇署有汴使至，促楊老往，蓋於役無可摸索，而乞靈於科吏者。至則授以珍娘函，並與歸寓索還信。楊老久不睹珍娘字跡矣，心存芥蒂，眼髮麻茶，且讀且疑，且疑且淚，既而歎曰：「老天還我女兒，何其僥倖哉！」云云亦起問大概，楊老掀髯一笑，謂此後不但有女，抑且有婿。幾曾投卷，來題盧氏之詩，或者牽絲，為隔張實之幔，我當往汴，一觀嘉禮，並以謝石太守也。云云亦相與慇懃，楊老乃寫復書交汴使，而督云云為備奩具。書曰：

珍女收覽：一朵紅雲，自天飛下，廣陵散果尚在人間也。愚自遺珠以後，長途老淚，無可再揮。偵騎紛呶，徒成一哄，到晉三載，味同雞肋。每欲投簪歸去，而故園鬆菊，久已荒蕪，祇得隨老馬戀此棧豆而已。前歲幸權縣貳，杯水之飲，所入幾何。差喜案牘餘閒，仍能從吾所好，今已一驂歸省矣。解組之意，正在怱怱，吾女言旋，且獲良偶，非賢太守代署總司，斷不能有此佳話。希傳語新婿，為老夫賃屋三兩，藉息勞轍，並開甥館。渠為衛玠，得毋自慚樂廣耶。云云尚足娛老，汝弟亦解讀書。束裝之期，約以三日。為問儷吉。

汴使持書覆命，楊老亦遵陸而東矣。太守得報，即馳付仲堪寓。著花老樹，焉有丑枝。仲堪亦為之忻喜，遂以情達珍娘。珍娘方理紅絨線，繡鴛鴦合歡鞋，軟自難勝，錯非到底。仲堪笑擲以書，曰：「卿何勞耶？準備油壁車向南城迎阿父也。」曹門多巨室，當向之商僦一角。踰鸞迎處，爛本盈門，弋雁歌餘，靜還在御，雖相處不過旬日。而嘉賓式燕，吹笙鼓簧，豈能使侷促如轆下駒哉。至於廚娘膳宰，燈婢燭奴，倉猝之間，易於哀集，我當要瘦菊、步蟾為助。而閩以內惟卿制之，況卿已有覆翼者，我亦得以少慰。惟居此決非久計，應催太守速定讞。

仲堪出與瘦菊、步蟾商。步蟾曰：「楊孀住事，如浮雲蔽空，不復再貽口實。乃父既儒而仕者，亦係名教中人，不假蹇修，何從解佩，況逢雍伯，自樂分田。求婚豈第朱張，通好恰如平鄧，太守允以徐司馬為介，叔宜謁司馬而請之。瘦菊等固樂襄外事，但冠銜金鳳，帶館玉龍，楊孀諒不能自為也。叔曷與太守謀，事或有濟，屋務當偕館中會計往。得之亦非難者。至於七寶安牀，九重設席，太子金裝之麗，詩人玉倚之屏，佈置維艱，購求須早。叔可質諸楊孀，毋令新人議我後也。」瘦菊亦以此為言，仲堪遂由閩館至太守署。

時司馬亦在太守所，仲堪懇其執柯，並求一理內政者，太守曰：「秀芝芳草，豈必無根，清到梅花，可憐太冷。珍娘今為世嫂矣，徐司馬亦好事，擬一妙判，可助清談。他時治譜告成，當於游梁小錄中，添此一段因果也。晚堂可宣佈讞詞，珍娘照例省釋，惟碩人翟弗，君子笄珈，淑慎溫恭，奚可屈書官牒。弟當以魚軒相送耳。司馬為世兄通詞，內事亦主諸司馬，將來囑珍娘持詩為贄，向司馬夫人盈盈一拜而已。」司馬唯唯諾諾，而仲堪復為武貴請，欲於籍沒武氏者，賞諸武貴以償其傳書功，斯亦珍娘所授意者。飲來海若，水亦知源；補到媧皇，天真不缺。太守亦極為贊可，復留仲堪晚飲。而命徐司馬勾當是案，繡衣抱牘，碧障籠燈，而祥符縣至矣。老麻、武氏、武六、武貴，林立為階下囚，司馬照原供鞫問訖，而囑堂吏讀獄詞以諭諸囚。